

第四章 老子的政治思想

一、政治的起源－性惡的論述

政治的起源目的，常是政治思想首要探討的問題。政治的起源探索，又與人性的論述脫離不了關係。政治與人性的關係，可分為三個面向來解析。

其一為政治道德主義。人性是善良的，政治被理解為追求最好至善的生活。

其二為性惡論。政治社會的機能，不過是透過強制力來維持安定的政治秩序。

其三為人權論。政治在建構一個正義原則的基本社會結構，來保障基本的人權；權利優先於善。⁽¹⁾

老子的政治起源論，首揭人性的沈淪性惡傾向，而開啟政治存在的必要性。依老子之見，政治的存在，非僅是安全的必需，進而是蘊含道德意義的自然理想生活的追求。所以，老子的政治人性論述，跨越性惡論與性善一道性的政治道德主義兩個面向。

人性為何會下墜沈淪呢？肇因於歷史的進化，典章制度的矗立。

樸散則為器。(二十八章)

始制有名。(三十二章)

粲然大備的典章制度，建立了仁義禮智的綱維，流通了川南地北的貨殖。人生息其中，不免會目眩痴醉，老子點出自我存在的幽危。

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。(十三章)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(三十七章)

名器制度的世界，仁義禮智的綱維，構築了知識的霸權，區分美善醜惡。大制不割的渾淪，崩潰瓦解為吾身心知抉擇的支離破碎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(二章)

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(三十八章)

自以為先知卓識者，誤認已掌握真理，可以對其他人控制，釀成意識型態的災難。庸碌平凡者，固執己見，易與他人發生衝

突。世界分裂成涇渭分明的主義陣營，異化為孤離的原子社會。

英哲柏林(Isaiah Berlin)則認為先知卓識者，比其他人更能洞識理性的自我導向，便結合政治權力運作的機制，迫使他人服從標示的理性自我導向。⁽²⁾歷史上法西斯的極權專制皆源於此。

心知的區別貪痴，首先割裂了渾融，而釀成支離破碎，差別相對的價值對列之世界。

心知之後便是欲望情識的熾張。心知構成價值等級的差序格局，情識自然的湧起加以追逐。

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聾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馳騁畋獵，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(十二章)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(九章)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之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(四十四章)

罪莫大於可欲；禍莫大於不知足；咎莫大於欲得。(四十六章)

心知與情識的糾葛，乃是歷史發展必然的律列。社會已從小國寡民的純樸，進展為聲色犬馬的浮華。歷史愈發展，人性愈沈淪，並衍生出社會的混亂、政治的動盪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。慧智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(十八章)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(三十章)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(四十六章)

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上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(七十五章)

朝甚除，因甚蕪，倉甚虛；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。(五十三章)

社會混亂、政治動盪，除源自於人性的滑落沈淪外，並結合政治的意識型態，窮兵黷武，愈演愈熾，使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。

面對混亂的社會，按性惡論之政治源起邏輯，理應建立一政治權威來戰平亂局，恢復政治秩序。老子卻不作斯想，政治權威的建構所形成的作為不只是揚湯止沸，相反的是添增薪柴，愈燃愈烈。

不能從建立政治作為來解決政治的動盪，老子的性惡論政治邏輯陷於困局。吊詭的是，老子還千方百計的解構政治的作為，令政治的作為臨於無為；因為政治的作為，來自於人性的沈淪。政治作為不能建立秩序，它還會製造更多的混亂。

既然政治作為僅是製造動盪混亂，何不將政治作為全然解消，成為無政府的狀態。無政府狀態的秩序，也可以從人心的昇華或是社會道德的組合來加以解決。但是，老子並沒有走無政府主義的路徑，他還是肯定政治權威的存在；但否定政治的作為；這就造成了難以解開的矛盾困頓之局。

二、政治的道德功能—道性的論述

老子政治論述的思維，政治與人性是結合在一起的。人性的沈淪必然會反映到政治的格局之中，因為治者與被治者都是人性的彰顯。所以，要減輕降低社會的混亂、政治的動盪，要解消人性的心知情識作為；當然，更要縮小精簡政令的滋彰；才能連根並蒂的剷除動盪的根源。

為什麼解消政治作為卻不能否定政治權威的存在呢？政治如同人性，絕非全然的惡。依老子的觀點，人性與政治的本質還有不落名相無善無惡的絕對道性之存在，依道性之自然無為而言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本質上是一善的存在。

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（十章）

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。（二十章）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（五十五章）

敦兮，其若樸；曠兮，其若谷。（十五章）

質真若渝。（二十八章）

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（二十四章）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（八章）

既以為人，己愈有，既以與人，己愈多。（八十一章）

善者，吾善之，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，德善。（四十九章）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（二十七章）

政治的本質作為兼具雙重的人性，既是道性的存在，又會沈淪為心知的情識。由於道性的存在，政治權威不容消解，肩負起道性的功能；又因為性惡的流蕩，政治要縮小精簡它的有為功能。理想政治且成為若無若有玄的渺茫虛弱之存在。

性惡論的政治論述，亟需建立政治的權威；同理，政治道德主義，更需要政治權威來促進。主張人權論者，依然需要政治權威來捍衛正義的空間。政治權威，成為政治源起的基礎需求。

面對性惡論的政治邏輯，老子貌似反其道而行，不亟於營求